



盐的滋味

□张春燕



有奔流不息的盐泉，唱着情歌，投入一条河。

这条河有个响亮的名字——大宁河，是长江一级支流。多少年来，它都在重庆市巫溪县城边上歌唱，时而明快高亢，时而舒缓悠扬。让河两岸的人们，为这歌声驻足流连；让河中的鱼儿和螃蟹，跟着歌声跳跃欢畅。

这是一条有滋有味的河。

据史料记载，早在中生代和新生代时期，剧烈的地壳运动让沧海变大山，也让巫溪县所在地积淀了丰厚的泉盐资源——大宁河流经的宝源山，有流淌不息、莹白喜人的白鹿盐泉。距今5000多年前，巫溪先民越来越多地聚居到了这盐泉涌流之地，建立起强盛富庶的巫咸国。

这盐，带给巫溪先民的滋味，是咸，更是甜。

宁厂古镇，因盐而建，因盐而兴，也因盐而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。北宋在此设立大宁监征税，盐税上交中央财政。清康熙至乾隆年间，宁厂镇达到极盛，产盐量接近全国产量的四分之一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宁厂古镇的盐，渗透进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每一步、每一环。几十年后，制盐车间里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，还深深烙印在盐业工人心中。



进入20世纪90年代，随着制盐工艺的不断更新，原有熬盐生产工艺落后、制盐成本高的劣势日益显现。1996年，国家明令禁止传统“平锅制盐”企业继续生产，那年的腊月二十九，宁厂古镇最后几套制盐设备被拆除，标志着宁厂盐业全面停产。

随着5000年的熬盐史上终结篇，“两溪渔火、万灶盐烟”的繁荣景象渐行渐远，留下的，不仅仅是让人追怀和感慨的沧桑，还有让人不忍卒看的疮疤。

古法熬盐，需要消耗大量燃料和辅料，如木材、煤炭等等。当地人砍树烧火、上山挖土，经历累月，不仅宝源山的森林资源消耗一空，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，而且烧煤产生的灰尘和熬盐产生的碱，积淀在山坡的石头上，进一步加重了石漠化。原本资源丰沛、葱郁美丽、花鸟天堂的宝源山，基岩裸露，变成荒漠。

林云喜，宁厂镇官山林场工班长，看着被称作“土地癌症”的石漠化严重侵蚀原本美丽丰饶的家乡，心里特别不是滋味。自2012年起，他带领与自己有着同样经历和感受、平均年龄超过50岁的几十位农民，将泥土和水泥背上峭壁。在风吹石跑、雨打坡滑的地方，他们用水泥和石块筑成石窝子，再将泥土填进去，最后把一棵棵背上的树苗，种在石窝子里。

几年里，林云喜带领的种树队伍，在1064亩的荒山上，搭建了6万多个石窝子，种下10万余株树苗。在这样的精神感召下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其间。如今，宁厂古镇两岸崖壁上共栽植苗木19万余株，综合成活率达到95%。宁厂古镇所在的大宁河两岸山上，树木绽绿，花儿欢笑，鸟儿回归，野兽奔跑，这儿重新成为它们与人类的共同家园。

林云喜和工友们那流淌的汗水里饱含着盐分，汗水干了，衣服上留下大片大片白色的盐渍。这盐，咸中有坚持，苦中有希望。



连绵青山下，田田的莲叶，起伏的花海，庄重雅致的孝德堂，鲜明美好的孝德文化长廊，生动形象的新“二十四孝”展示墙，丰富多样的农耕文化博物馆，还有将孝德文化、农耕文化有机植入、多角度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美大院，以大山为背景、快乐多样的文体娱乐场所，以及更多与七彩田园相连接、起伏变幻的乡村旅游元素……在巫溪县古路镇的观峰村，一一呈现。

“春听鸟语冬赏雪，知学识德赏农耕。”游客在观峰，不但可以看到别致美丽的风景，获得真切美好的农耕文化体验，吃到鲜香美味的天然绿色食品，还可以得到传统孝德文化的教益和启迪。

观峰，既是观四周层峦叠嶂、绿围翠绕的山峰，也是观新时代乡村旅游发展的新高峰。

李国凤，巫溪县通城镇龙池村村民，靠着勤劳、热情和好手艺，她利用家乡品质上乘、口感鲜美的洋芋、红苕资源，在家门前做起了生意。她炸的洋芋片鲜香爽脆，晒的红苕干甘甜有嚼劲。节假日游客多的时候，一天要卖几百上千元。

深秋时节，李国凤家的房前屋后，紫色的鼠尾草在风中联袂歌唱，它们美丽的姿态和快乐的歌声向着乡村更远更深处延展。“是这些花儿把游客吸引到我家来的。家乡环境越来越好，我们的日子也越过越好。”言辞间，是满满当当的喜悦和骄傲。

近几年来，巫溪县改换思路，谋求突破，实现发展转型，提出“绿色打底、山河为骨、文化铸魂”的发展理念，打造“逍遥巫溪”旅游品牌，走出了一条以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助推巫溪绿色崛起的路子。

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盐，在绿色发展的路上，被巫溪人调制出天然、清鲜、醇香的味道，耐人寻味，耐人细品。



有一种美食，既是主食，也是蔬菜，这并不稀罕的食物——洋芋，却在巫溪大放异彩。这里的洋芋，味道鲜美，口感紧实，制作方法多样，食用体验更美好。巫溪人将关于饮食文化的理解，还有十八般厨艺，都用在了洋芋吃法的研发上。他们将洋芋制作成丝、块、片、团、粉各种形状，用蒸、煮、煎、炸、炖诸般技法，把洋芋侍弄成人见人爱、香飘满城、名扬中外的食品。

有一种饮料，是最大众化、接受群体众多的茶——老鹰茶，在巫溪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故事和别处难觅的味道。在巫溪的大山深处，有千年古茶树10余株，百年老茶树2700余株，这融进了千百年山水精华的珍贵茶饮，汤汁纯净，金黄透亮，味道醇香，回味悠长，受到追捧。高山老鹰茶，是“逍遥巫溪”的又一张金质名片。

腊肉、土鸡、河鱼以及众多高山生态畜禽和蔬菜，都是巫溪向外界递出的带着诱人色香、刻着味蕾记忆的特殊名片。

这些美食和茶饮，或直接、或间接与盐产生各种联系，发生奇妙反应。那经历了5000年过滤、5000年熬制的盐，被一代代巫溪人赋予了丰富的营养和功效，独特的鲜香与甘甜。

傍晚，行走在大宁河边的漫滩路，在和风的轻柔抚慰下，听大宁河水在身边唱着温情甜美的歌，有一种宁静安然、舒爽清甜的感受，荡漾心间。那是已经渗透进巫溪发展史，渗透进巫溪人生活中，与之交互融合、相伴相生的盐的滋味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

集邮往事

□李立峰

在一个烟云缭绕、如梦似幻的秋日清晨，我一头扎进《十年旅途》这本书中，一口气翻了百十页，分外过瘾。你永远不知道，打开一本书会有什么样的惊喜。书中第154页，意外发现一张澳大利亚邮票。搞不清，这到底是作者的，还是我哪天放进去的。

生活，就是这些小惊喜构成的。这张意外发现的邮票，迅速把我拉到了过去。在几乎淡忘集邮的当下，那是一段尘封已久的时光。

20世纪90年代，我当时正在读小学。那是一个乡村小学，无比闭塞。与外界唯一的沟通，便是书信。很多信，先寄到学校，由各自小队的孩子带回。那时，我第一次认识了一种叫邮票的东西。

一张小小的邮票，竟然让身处天南海北的人，鸿雁传书，互诉衷肠。

犹记得，当时的邮票，是中国各地的民居。看着邮票上的各式房屋，让我看到了大千世界的不同，激发了小小少年一探究竟的梦想。

当同学们纷纷收集烟盒折成三角玩时，我开始了集邮。当时，邮票极少。班里有同学的哥哥在外地，不时寄信过来。我就特别羡慕，主动向这位同学示好，偶尔大献殷勤，甚至软磨硬泡，目的是要已经用过的邮票。

想不到，人生第一个爱好——集邮，就此开始了。

从信封上取下邮票，在温开水里浸泡，糨糊沾着的信纸便自动脱落。用纸巾轻轻擦干，放在白色书页里夹紧。第二天，邮票便变硬，完好如初。

那时候，满心期待有人给我写信。这样，就可以源源不断地集邮了。但是，没有。直到上了初中，爱好写诗，交了笔友，邮票才多了起来。

中学时，与天南海北的笔友书信来往数年，交流各自的学习、城市、风土人情、人生理想。小小的邮票，为我打开了了解世界的一扇窗口，成为青春的见证，也成为筑梦的砖石。文学的种子，也由此萌芽。

那时候，集邮的目的很简单，就是渴望了解世界，渴望有朝一日抵达邮票上的远方。

集邮的爱好在大学达到巅峰。那时候，高中的小伙伴考上了不同城市的大学，大家天各一方。在清苦的求学时光，通过书信彼此激励，嘘寒问暖，让友情不断升温，延续一生。

当时，在古玩城，集邮是一种产业。在购书之余，购买了第一批不以使用为目的的邮票。邮册增长到几大本。

工作以后，电子邮箱盛行，书信就用得少了。如今，微信流行，书信退出了历史舞台。邮票变成了收藏品，通信的功能反而退居次位。

有一年，在观音桥购买龙年邮票，邂逅了一老者。听说我也集邮，他像发现外星人一样，两眼放光，热情地把我拉到一边坐下，把毕生的集邮所得倾囊相授。

通过与他聊天，得知邮友之间有一个圈子，来自天南海北，他们经常互赠邮品，其中门道令人叹服。看得出，老人作为毕生最大的爱好来做，沉浸其中。我能感受到，沉浸在一项终身爱好中，是何等的幸福。

那次结识之后，每年，我都会为孩子预购一本邮票年册，作为给孩子成长的礼物。年册记录了一年所有值得纪念的大事。邮册不再简单是一件商品，而是一种文化记载，更是一种档案和历史。而中外联合发行的邮票，既是一种宣传产品，也是一种合作方式。

对集邮兴趣的变淡，缘于与朋友的一次交流。他告诉我，听三峡古玩城朋友说，有孩子拿着父母收藏的邮票，以极低的价格出售，换钱后去打游戏。听完后我很伤感。原来，父母视若珍宝的邮票，在孩子眼里只不过是件可以交换的商品，甚至不及游戏有趣。

那次谈话之后，我中断了预订年册的习惯，决定把集邮这个爱好深埋在心底。那些收藏了几十年的邮册，一直放在书柜的最下面，静默无语。直到今天，我发现《十年旅途》中的这枚邮票，给孩子分享过往的集邮故事。没承想，孩子表现出极大热情，迫不及待地开始集邮了。这张邮票，成为他的又一藏品。

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。孩子与邮票的结缘，竟然也是童年，也是小学。我仿佛又重温自己的童年，自己的青春。

我把邮票送给了孩子。孩子在翻他的邮册时，竟然意外地发现，消失了七个月多的儿童电话手表，就躺在邮册下面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残荷记

□刘德

午后的阳光慵懒地照在身上，让人浑身舒畅。一个人漫步在秋日荷塘，举目远望，曾经的十里荷塘，曾经的荷花飘香，曾经的碧翠万顷，曾经的绿色海洋，在深秋的季节里，恍然间都烟消云散，只留下那独立寒秋的枯枝败叶，让人好不惆怅，黯然神伤。

秋日的天空里，碧空万顷，白云飘荡。一支残荷独立荷塘，那曾经生命的怒放，那曾经接天莲叶无穷碧的风光，那曾经小荷才露尖尖角，又见玉珠落盘上的美丽得让人心动的念想，都化着了烟消云散的迷茫，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上。

时光荏苒，岁月沧桑，忽然间，我好感动于这秋日的荷塘。风吹断梗，残容含香，在春花秋月的岁月里，用所有生命的力量呈现给世人诗一般优雅的风景，然后再优雅的凋谢。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，在炊烟袅袅的陪伴中，一抹淡香，缓缓的在人们的心中荡漾。

我惊讶于荷塘中的残荷，他用自己全部的生命诠释了什么叫怒放的生命，什么叫一池寂寞，凌落寒塘也飘香的风骨！春天花会开，秋天花会败，这就是自然的法则！把美好留给记忆，在生命的长河里化作一朵小小的浪花，聚能绽放，散也优雅！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